

多少追忆，洒落在清明的雨中

□钟骏炯

山还是那样葱茏，水还是那样灵动
一条曲弯的山路
还有多少叶绿花红
当一场小雨，淋湿记忆
清明
依然承载着我的追忆
和暮然回首

踏青的脚步，总是年复一年
追逐的时光
却像成长的过程
都在这一刻，化作春梦
一半是憧憬，一半是抒情

往事越千年，只有清明
如风
吹动我的思绪，催促我
奔赴新的行程
一口浓重的乡音，在阳光的路上
一双期盼的眼睛
占据我心灵的天空

还有多少等待，在清明落笔
要用多少泪水
告慰逝去的英灵
多少追忆

洒落在清明的雨中
一半是脚下的大地，一半是信仰的天空

还有多少乡愁，可以对饮
还有多少诗章
可以入梦
曾经的故事在山麓里招展
追逐的瞬间
是手与手的触碰

清明，我的心动不需要理由
广袤的大地，等待骏马的驰骋
灿烂朝霞
才是崭新的黎明

聆听滚滚春雷
我依然意气风发，用不变的从容
赞美那些朴素的日子
用滚烫的心跳
聆听母亲的叮叮

油菜花开了

□廖永利

悄悄的
春天来了
大地开始苏醒
换上了翠绿的春装
燕子也飞回来了
欢快地吟唱着春天的赞歌
各种花儿争先恐后地开着
绘制着大自然春天的画卷

油菜花
也不甘示弱
小溪边田野里
一丛丛一簇簇
一丘丘一片片
欢快地盛开着
那金灿灿的明黄色
铺天盖地轰轰烈烈
把春天的味道
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我的心里，深埋着一个念想——要给宁都的小布写点东西。但不知什么原因，总是提不起笔来。小布本来是很熟悉的，因为去过不下百次，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都像印在心里一样。但提笔时，总又感觉很陌生，这种莫名的陌生或许是因为她的温情，她的厚重，她的蝶变……

与小布结缘还要追溯到21年前，2000年5月，学校安排我们岗前实习，实习地点是小布腋下小学。那时候交通状况很差，从宁都师范出发，沿着蛇形排公路一直北上，颠簸的路面隔不了多远就有个大坑，坐在后排的我几次差点被弹到车窗外。上午8点多出发，12点半才到达腋下。我清晰地记得，校长名叫李晓华，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斯文文的高个子，说话十分和气，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略显失落的心思。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和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给我们，反复叮嘱厨房师傅，一定要用最好的油和米，拿出最好的手艺招待好这些“正规师范”毕业的学生。厨房师傅很是用心，总是在炒菜的时候多炒肥肉片，以满足我们还在发育长身体的胃。我就是在这满嘴猪油味的味觉肆意里，充分而真切地感受到了小布人的热情。

那年刚好有足球欧洲杯赛事，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们经常要等到深夜12点看直播。到了夜里，肚子咕咕叫，我们就跑到村里的小卖部，买点荷包辣椒和几个鸡蛋，每人一瓶赣江或赣良啤酒，一边喝酒，一边为巨星们的脚法叫好。山区信号不好，每每到快进球的时候，电视画面雪花点就多起来，解说音也沙沙作响。这时候一个男同学像猴子一样爬到屋顶调整天线方向，“左一点，再左一点，转回来……好了，好了……”这样的响声惊扰了周边的村民，但包容的小布百姓总是选择安静地入眠。村民们仿佛把我们当作在外漂泊回来度假的孩子，在尽情释放多余的精力。

特别有意思的是校总务主任王功煌这位“活宝”老师，他担心我们课余时间单调，特地从家里带来那种带双喇叭的卡带机，把教室的凳桌一拉开，一场小型晚会就开始了。我们刚好是音乐班的，唱歌跳舞是强项，很快和老师们融洽起来。他带着我们去看勾刀咀瀑布，去茶场采茶，去参加六一文艺汇演……小布人总是能给你家一般的温暖

和快乐，以至于我们离开腋下小的时候，脑海里还在回放着小布的一幕幕，至今依然觉温暖。

参加工作后，我再次造访小布，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福建福清的采石场老板在这里开发石材，我随他们的运石车穿行在小布的山水间。本是一眼碧绿的山岗，被采石场大面积剥离，山顶的石块像切豆腐一样，被一块块切下来。这时候的小布已经不再宁静，石材产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修复的成本远远高于一时得到的微利。好在这样的行为被及时制止了，小布才得以再次回归平静，但遥望山顶，那一条条被开发过的白带，像伤口一样警示着后来的主政者，只有保护好小布的青山绿水，才能让她重新焕发光彩。

寻找小布的光彩，要翻到90年前的那段历史，即便时光尘封，即便岁月荏苒。如今，漫步在誓师广场，我看到那深藏在历史深处的光辉，在那副充满游艺智慧的对联里，在年轻毛泽东飘逸的长发里，那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看看那些台下参军儿郎的眼神吧，他们稚嫩的心里肯定装着一个美丽的期许——跟着毛主席走，在不久后的不久，好日子就会到来。于是，我们看到了龚家祠堂里的“半部电台”，看到了写满墙壁的红军标语，看到了当年红军领袖们住房的简陋，看到了当年小布老百姓藏谷藏粮支红的“深坑”……岁月流转，烽火不再，即便是百岁的阿婆，也难掩当年看见毛主席时激动的样子，“那个高高大大的后生，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佛祖一样”，老百姓的话就是这样，温情的表达里充满了朴素的念想。

小布，似乎在寻找一种青春的力量。大土楼的苏区红，小布岩的茶香绿，勾刀咀的瀑布凉，训练营的温情浓，汇聚成了如今的“七彩小布”。《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小布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三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就连远在北京的总参某部，也不远万里来支援帮扶小布徐会村，先后投入1500余万元资金，使得小村庄实现了大变身。

在这工作过的一茬茬人，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为小布梳妆。你看吧，小布的街道是那么的干净和宽敞，小布的夜景是那么的璀璨和漂亮，小布蓝衫剧社的锣鼓声是那么的高亢铿锵，小布的美食是那么的诱人飘香……来这里工作的人把这里看成自己的家，总想把小布建设得更好些，把这里的名气宣传得更大些。就在我当年实习的腋下村，曾经的小布中学被改建成了“红军训练营”，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培训基地。这个不起眼的基地，吸引了水利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大咖”，他们在这里重温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云激荡，汲取初心使命的力量，重整行装再出发。就在这里，国家自然资源部打井队勘探发现了丰富的温泉资源，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配套齐全的温泉康养中心，依托康养产业，小布将实现新的跨越。

离开小布前，腋下的老表跟我说，村里有个盲人去圩上女儿家做客，每次出来都会被人行道上的摩托车、电动车挡住出路，做了两天客就回村里了。不知咋的，这事被镇里知道，他们就在人行道上加铺了盲道。

这小小的举动，我想就是小布变化的密码。

再来一盘艾米粿

□黄惠友

清明时节，在江南的不少地方，尤其是赣南客家聚居地，扫墓祭祖和吃艾米粿是两项相当重要的习俗。扫墓祭祖是教育后代要缅怀先烈，不忘前人，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曾经在这一块土地上奋斗过。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来自于他们昨天的艰苦斗争。而吃艾米粿，则是我们祖辈长期在与自然斗争过程中，顺应自然总结出的饮食习惯之一。

艾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浓烈的香气，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南北各地。《本草纲目》记载：艾草具有祛湿、散寒、抗过敏等功效。富有智慧的客家人，很早就懂得利用艾草的这一功效，制作了集色泽、口感、美味与健康调理为一体的艾米粿。

艾米粿的制作并不复杂。大米磨成浆，最好用糯米和粳米以一定比例调配，才不硬不粘，做出来的米粿更香。早春之后至清明前，正值春风回暖。大叶艾草绿油油、水嫩嫩、青翠欲滴

的时候，从野外采摘回来，洗净晾干。先在沸水中氽一遍，滤水除去苦涩味再加水煮烂。然后和着米浆，下锅用旺火煮浆，小火砌浆，当由糰糊状变成面团状后，便可起锅了。

此时艾米粿的主料已完成，但是上好的艾米粿，重头戏全在里面所包的馅。点睛之笔，一半是艾，一半是馅，只有入味劲道的馅，才能让一只艾米粿赋予灵魂。最佳的馅料当属腊货馅子，香气扑鼻，油而不腻。素的腌菜作馅，或者不包馅子的饼，也别有一番风味。特别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少妇，融合了吃货的水准与心灵手巧捏出来的艾米粿，清秀细腻，香气四溢。一上蒸笼十分钟左右，从满屋子到满小区都是艾香气味，引得许多嘴馋的小孩和眼馋的男人，口水不断地在喉咙里上下翻滚。也有不急于吃的，在凉过之后要吃的时候，用煎锅刷少量的油一煎，外焦里软，更香。大方的人家偶尔做多了，便用盘子盛了袋子装了，往平日子里关系好的邻



静谧·花间

罗春辉 作

斜风细雨不须归

□龚德明

三月的雨，飘飘洒洒，淅淅沥沥，如烟似雾，下个不停。然而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时不等人，不少农活就必须在这暮雨连朝雨中抢时完成。现在的农家人虽非如昔日渔翁“青箬笠，绿蓑衣”，却也是雨衣长靴，“斜风细雨不须归”。

赣县林溪村的庆伟，稻种下水浸种两三天，他就开始做秧场了，在赣县乡村，人们称育秧的田块为秧场。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做秧场，腐熟的猪牛栏粪和人粪尿必不可少。在林溪村，老祖宗传承下来做秧场所用之肥至今仍然沿用。庆伟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之一，对做秧场颇有经验，每年育出的秧苗到蒔田时都健壮绿分蘖多。这两天，庆伟和家人穿着雨衣长靴，冒着绵绵细雨，肩挑车推把堆沤好的猪栏粪运到秧场，又将其均匀散于田块各处，立即驾驶“铁牛”翻耕耙平。次日，庆伟又手握泥耙，在田里挖出数个直径约两米的圆形浅窝，把大粪一担担挑至圆窝内，再次翻耕耙平，让农家肥的养分充分与秧场的土粒融合，庆伟相信，人勤地不懒，双犁双耙不能少。

村前一侧的脐橙园内，道广一家与请来的六名帮工，穿着雨衣雨鞋正在给脐橙树施肥。他们挖沟、拌肥、运肥、填埋各有分工，一个个干得汗流浹背，浑身冒热气。三月正是脐橙树春芽萌动，春梢生长之时，需肥量大。

道广家这片近四十亩的脐橙园和园内养猪场，是在政府产业扶贫政策扶持下逐步建起

来的，最近三年脐橙树已进入盛果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收入一年比一年好，让道广一家摘除了贫困户之帽，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道广的脐橙园，位于通往中国特色古村白鹭村必经的县道旁，每年橙红橘绿脐橙飘香之时，总会吸引不少前往古村的游客驻足。因农家肥施得多，道广的脐橙不仅外观美、品相佳，口感更是酸甜适度，许多游客都乐意采购购买。

诗曰，沟渠水活龙蛇动，树木月明乌鹊飞。吃过早饭，学理又与妻子冒着毛毛细雨疏浚田间沟渠，修补小河河堤。学理家的五亩多责任田都在上宝洞这片田野里，后来村里外出务工人员家的责任田也陆续转包给他，学理现在实际耕种着四十余亩水田。夫妻俩脚穿短靴，卷着裤腿，镰铲、钢钎、泥耙交替着使用，将杂草、淤泥一一清理，边操作边后退。十几只母鸡跟在他们前面，“嘎嘎嘎”地叫着，啄食挖出的蚯蚓、蝼蛄等。

近几年，为种好这些田，学理走养猪供肥、养鸭治虫之路，建起猪栏鸭栏，每年饲养三十余头猪，放养五十多只鸭，加上政府对养猪户的补贴，极大地增加了家庭收入。在上宝洞北侧，那条源自深山老林的林溪小河蜿蜒而过，去年的今日，学理在河堤上扦插了一些柳树，如今已长出许多新枝，枝上新芽嫩叶，生机勃勃。

春天的劳作是夯实基础、耕耘希望，林溪村的农人们冒着绵绵细雨抢时间开好局，如此，今年又该是个丰收年。

居、闺蜜、亲戚家送，一来表示热情，分享劳动的成果，二来彰显家庭主妇的能干。桃李无言，在品尝美食之间，客家妇女的谦虚与贤惠，就在这只小小的艾米粿里自然流露了出来。

清明前的农家，正是下田耕作的时间，倒春寒邀着蒙蒙细雨不时来袭。出门前收工后，只要吃上几个热乎乎、香喷喷、暖心暖胃的艾米粿，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生龙活虎，干劲十足，奔着一年丰收的憧憬，甩开膀子，挥汗耕耘。因为他们深信，人生在勤，勤则不匮。

因对艾米粿的钟情，在生活条件好了的今天，人们简化了很多环节，有的专门种植艾草，供城市居民体验采摘(据我所知，赣州经开区就有一个很美的艾草基地)，有的把春天的艾草采摘冷藏起来，一年四季都做，将它变成了美味小吃，挂在网上卖，倒也赚了个盆满钵满。因为不少食客吃过一次之后，就会念念不忘，重复下单：

再来一盘艾米粿！

唱支山歌给党听

□刘力

岁月的风雨可以带走年少和青葱，却带不走我那颗爱党的炽热的心，带不走心动的那份真情。一如才旦卓玛唱的那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久唱不衰，魅力隽永。

在父母下放地，赣南的大山里，翻开启蒙课本，“中国共产党万岁！”赫然入目。记忆中留着许多印迹：摔倒在试验田里背我的老师，村民中毒打着火把抬担架的夜救，自减工分避免冲突的村党支部书记……生命中的贵人，是守望相助的人，是乐于奉献的人，滴答答的时钟告诉我，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被乡亲们常挂在口中的名字：共产党员！

稍大后到了一座著名的钨矿，在子弟学校求学，记忆中便是在矿井穿梭的憨厚矿工，日夜陪伴我们的老师，好不容易才有一场的电影，红色熏陶了一颗颗幼小的心灵。在那里，我系上了红领巾，戴上了团徽，学会了那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曲是旋律，词是灵魂。

唱着这首充满深情的歌，我告别了大山，来到了城里。那时，高考恢复不久，有着最浓最好的求学氛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便是在那里，一埋头一抬头，数年光阴穿梭而过，少年走进了青年。

憧憬中，在红土地的滋养下，我走进了江西师范大学。

首年春节，当班干的我主动留下守校，孤寂的除夕夜迎来了惊喜，校系领导送来了丰盛的年夜饭，围书桌边吃边聊，也正是那天，我写了第一篇有点像样的散文《理想》，兴许，理想的种子正是那时埋下的。

蒙校厚爱，业余跻身校报广播台，又有幸成了采访张海迪、朱伯儒的主力记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朱伯儒对党执着的追求，一生的老黄牛精神让我膜拜，张海迪身残志坚的追求成了我前行中强动力，我至今留存着她给我题的字：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这句话陪着我走了一程又一程，穿透纸背穿越人生。如今，我仍与海迪姐私信，每每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便会心生无限的感慨，增添无尽的动力。

便是校报的生活，让我采访了不少优秀的校友，我前行的每一步，谁能说没有他们思想的哺育呢？一段记忆，一个组织，一缕光辉，一份希望，是党。

告别江西时，在老火车站的列车上，我又听到那首熟悉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于是校园的记忆，党组织的导引，萦在脑海中，萦在车厢里，置身时光长廊，情悠悠爱悠悠。

许是红土地上求学路的吸引，离别不久我又回江西，并且深深地扎下了根。以后的几十年，我一直从事宣传工作，常在讲坛和新闻发布会上流连，笔下流出的文稿也存了几百万字。此后，每每路过曾经的校园，便会行注目礼，便会给自己鼓励，好好工作，学无止境，铭记党恩，永远唱着那首歌前行。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历数前贤国与家，百年岁月成芳华。纵观历史的卷轴，我相信，即使道路再崎岖，也阻挡不了前行的轱辘。而唱着“党的光辉照我心”的人们，便会扬鞭脚下，用生命谱写乐章，用平凡为党争光。